

資治通鑑補正

寶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



光緒壬寅
季冬校印

明神廟時嘉定嚴永思先生以溫公通鑑意在資治詳于軋章國典而略于高逸節俠乃與及門談君允厚編緝十七史及列朝別史裨說之可徵信者是正其義例而從補其闕遺復于每人之末綜為小傳蓋于編年之中寓紀傳之體創桂下未有之例開情史最格之奇竭三十年之精力乃克告藏事誠學海之鉅筏冊府之寶符也明史列入藝文志國初華亭董進士含三岡識略云曾為之序近時武林錢庶子林文獻徵存錄於先生及談君二傳備詳作書之旨而乾隆四庫書遺之則此書未經付梓見者蓋鮮故道光中陶文毅督兩江有借抄本亦未鐫布咸豐初元江夏童君和豫始以聚珍板擺印百餘部不云所自得之或即文毅所寫歟而謄舛滿幅不可卒覽同治癸酉王夔石中丞知予有叢書之舉遠貽童書屬重為校刷俾成善本翁叔平侍郎尤寶愛是書力縱史之乃命兒子宣懷詳加勘訂知嚴雖儒博而璧瑕珠類時復不免惜欲編為釐正而迫于時不暇以為尚有待後之人如吳縝者糾繆焉又据先生自序尚有宋元續編補四百四十二年之事苟能訪得其書合輯以成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之鉅牒則海內之士更必有爭先快觀而蔚為藝林之盛事者已爰略述其緣起如此其具于錢辛楣傳及黃許序先生談君自序與例言者既已大備不復贅其詞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仲秋毗陵後學盛康謹識

嚴先生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歷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為正文或補為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裨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為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焉無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清濁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為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為尚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彊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為附載此文取紫陽綱目之義以彌縫本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為迂惟黃滔耀歎以為絕倫而談允厚為之參校史傳考訂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十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為之序且槌通鑑遺失若干事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龍武門所謂南北兩

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謂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不
舒建武六年馬成拔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而降封帛意為漁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
是為無尾秃髮傳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為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
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
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為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
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三月
便書頊與二張同為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甯戎校尉張璠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
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取三萬軍於洪池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記
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璠後書常據而又誤常為掌名與姓俱岐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
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實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
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岐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
稚為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
者梁裴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為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
尹冲死之而通鑑謂冲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為考異以申之謂崔模任魏為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
以模為抗節誠誤至尹冲之死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誣冲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
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
不朝故睿宗即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
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寬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

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為失次梁太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子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為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既少通鑑謔作醒治而注即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考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湣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謔守國為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考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為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孝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轉為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吳郡嚴先生通鑑補序

嘉定黃澍耀撰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為自耶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於天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為前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為得然余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藻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憎愛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咏之小技穿穴幽隱搗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冠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癭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為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心不然者今天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慈惠之師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彊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闕略遂為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傲詭調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為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為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旁行數落閒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為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夫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彊加之然生長四朝為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又耶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者也余少懷述作之志幸於時學不暇以為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鄰又未知得遂否徵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灑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乎之願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之通鑑補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告於世而亦因以自勸焉先生讀之其為我哂然一笑乎

資治通鑑補序

余讀嚴先生通鑑補數其深得春秋教外別傳其功不在紫陽綱目下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系于天一筆一削行天子之事所以奉天道繼乎遠也公而不私簡而不繁當時左氏從而編年前漢司馬遷補為紀傳皆翦春秋而分其支派也溫公尚憂其散而無統合編年紀傳彙為資治通鑑一時奉為金科玉律而後以春秋大義不無所失兼多所遺其闕於世道人心匪細朱子憂之為作綱目仍託始於三晉之濫封以警無將而遏亂萌更嚴於統之正閏詳於事之順逆而孔子誅亂賊之旨粲然大明於天下萬世嚴先生生於五百年後星奎斗度實鍾真儒慨然以補正自任顧歷代史家提綱挈領無如通鑑一書乃積三十餘年風雨晦明竭耳目心思之饑渴寒暑廣求四部七錄之繁浩旁參二氏百家之異同上下於一千三百八十年之見聞摩對於一十七史之記載以校正此一書所云冷煖自知甘苦自嘗者此也其為益有二一曰尚論一曰及觀此讀史法也其救失有二補遺有五此正史功也得讀史之法所以全始而全終立正史之功所以可大而可久說者曰司馬溫公身為賢相集當代名公鉅卿二劉二范輩共刪定此書豈有失以待正有缺以行補先生身為儒生佐以及門談子既孤陋而寡聞一旦起而斥古人之失補古人之缺不亦多事乎余曰不然先生之所謂失者天下後世共以為失者也先生之所謂遺者天下後世共以為遺者也余少時嘗作通鑑三大失論一為依陳壽三國史帝魏寇蜀則失之亂一為晉魏禪代不具書司馬懿父子篡弒自以晉裔而為尊親諱則失之誣一為南北朝元魏與劉宋並稱帝則失之僭當年先輩駭為狂言及讀先生書而確然有以自是如凡例首以辨正統存殘統為大綱此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說者又以通鑑以資治名凡瑣事逸人無關於治者可不書也余以尚書為經中史麟經為史中經經史相為源流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之幽人歸妹彖牛績不執鬼張弧等語皆為奇詩之白駒赤烏喬不幽豈姝子美人諸篇皆為葩孔子學易學詩悉未嘗遺及作春秋書鶴飛星宿象立人啼石言於晉神降於莘至若蜚蜚桃李之細無不備書則凡人物之有關於

治亂興亡不論隱顯內外鉅細奇正無不許著於經而況史乎則知先生之救二失而補五遺談子之佐先生而闡
七病誠為春秋之嫡系綱目之傳火亦溫公之功臣也或縣之國門或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他年必有出壁中之經
起汾陰之鼎敲記里之鼓發豐城之匣者嚴子自問何處參書之埋沒而不章乎然余亦有慮焉卷帙繁冗鈔刷費
艱即若漢宋右文之世非無賢主名臣而蘭臺秘閣之藏其詔刊者有幾如奇門遁甲太平御覽諸書至今尚屬抄
本嚴子蕭蕭布衣抱荆山之玉於冷風清野之中誰過而問之一旦饑荒流散兵燹飄零不化而為風蟬露蠶者幾
希矣甯不為草間埋珀之音哉竊聞汲冢周書竹書紀年及井中心史杜元凱序例不過盈寸數卷雖疑信相半至
今存之倘嚴子官另為一書而以先人正失補闕之文注於編年記事之首如楊鐵崖之史義拾遺更為簡省上比
於盲腐三史下亦不失為公羊穀梁二傳也以俟有識者商之

康熙歲次癸亥春王正月同里後學許自俊潛壺氏謨

憶髫髻時使喜讀史家言而牽於制舉之業未暇朝夕從事也迨年四十有一始得肆力於司馬公通鑑全書怒而讀之躍然喜矣憂而讀之欣然樂矣躁而讀之悠然恬矣寔或有終日不食之時未有終食不讀之時也或問曰子何所為而好之若是余曰僕亦何所為哉世有好酒色者愈溺愈深浸淫成疾而不知悔也余之於史也亦若是則已矣然則能記誦乎曰余資鈍不能記誦然亦不求記誦也不能記誦又不求記誦則雖好之亦何益曰惡是何言也子不見夫人之於飲食乎朝啜三甌書而飢矣晝餐兩簋暮而飢矣夫豈以其飽之旋飢也而遂謂飲食之無益於人乎讀書者亦顧其領會何如耳安在記之誦之以腹為笥而後稱益哉然則其益也亦可得而言乎曰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譬如食蜜甘芳自喻吾亦何能語子雖然略可得而舉似者大約有二一曰尚論尚論者取古人言行謀為豫斷其成敗此以古事還之古人其味猶可言也一曰反觀反觀者取古人善惡是非自勘吾得失此以古事收之吾心其味則難言矣易傳不云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吾尚論之訣也魯論不云乎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此吾反觀之訣也執此二訣以上下千古其人雖遠吾如登其堂焉吾如見其面焉吾如披其胸焉吾病愚則凡明者皆吾師也吾病怯則凡勇者皆吾師也吾病嬾則凡敏者皆吾師也吾病褊吾病吝吾病不斷吾病器小而易盈則凡廣大者好施者果毅而淵深不測者皆吾師也不然而有人焉如吾愚如吾怯如吾嬾如吾褊且吝如吾不斷如吾器小而易盈者吾見其人如見吾焉一見而愧再見而悔三見而痛心切骨夜半長喟則亦吾師也木然為火則照物而覽其妍金鑄為鏡則自照而窮其醜故有時欣欣解頤有時渥然汗下有時頂門一鍼有時股後一策集萬古之良師勝友導吾以芳聚百代之僉夫壬人戒吾以穢吾所以反覆纏綿暫欲舍之而不能也雖然書不讀不知其善書不熟讀沈酣而恣肆焉不知其病余於是書始讀之但覺其宏深廣肆如臨海洋未能見其畔岸也再讀之始得窺其堂奧窮其源委見其中去取之謹嚴義例之精密褒譏得失以發後人之志考較同異以辨前

人之非范曄所謂體大而思精者其斯之謂與既又三讀之四讀之時覺其有百中之一漏全璧之微瑕乃始繕歷朝舊史而一一對勘之備者固十之七八遺者亦十之二三甚且有前後不符彼此或戾如談序所載七病亦往往有之況通鑑之作託始於三晉之濫封以正名分也漢魏之際獨非名分攸關乎乃帝魏而黜漢至以諸葛人寇為辭蓋謂昭烈之於漢族屬疏遠不能稽其世次耳然春陵非遠裔哉光武可以繼西京之統昭烈何不可以續東洛之祧不惟此也周社雖亡秦命未集昭襄雖殫猶齊楚耳而遽以紀年朱溫篡唐毒浮於地敬瑄臣虜貽殃萬民是梁晉之罪甚於黃巢世有魯連必當蹈海矣而儼然帝之唐漢之興彼善於此然南唐西蜀華姓基分未能兼負難稱率土郭崇繼統其人華矣加惠蒼黎其政善矣北略至關南侵及江其地廣矣要之北漢未亡則亦猶之蜀漢也不不宜君備榮豈得臣崇故周赧人秦七雄分據改稱前列國唐昭隕洛五代迭興改稱後列國漢呂唐武皆宇宙異常之變而大書紀年王莽之篡雖黜其帝號而稱名亦猶大書紀年是皆以正朔歸之也今二姬之紀皆稱附載王莽之紀年號細書此紫陽氏筆削之旨亦不肖行竊取之義也溫公於朝綱國政輯之每詳而家乘世譜輯之或略乃略者固略矣而詳者亦未必皆詳也偉論宏議記之較備而隻行微言記之或少乃少者固少矣而備者亦未必盡備也事多提其大綱而刪其節目乃節目過刪而大綱亦或不明文多錄其體要而剪其枝葉乃枝葉太剪而體要亦多不暢是惡可以不補至觀其所載之人則顯榮者多而遺逸則鮮矣方正者多而俠烈則鮮矣丈夫者多而婦女則更鮮矣方內者多而方外者絕不及矣愚以為士之窮通命也季孟居三卿之中而顏閔在徒步之列顯者豈必盡足述而晦者豈必無可稱乎故咏空谷之駒令人起繫之想歎山梁之雉令人興羅網之思人雖微也道則尊矣吾補之國有三遊民之蠹也然緩急亦人所時有士方在困厄時得一援手便可白骨生肉彼施施者方且乘吾堅策吾肥親人八穴而嬉笑自若獨有人焉奮義慷慨焦首爛額探沸湯而出燂雞視彼無氣無骨者何天壤哉則錄之以風薄俗亦何不可風咏遊女雅傷棄婦夫遊與棄聖人猶不盡刪況或以幽閑之姿樹淑慎之範或以

婉孌之質矢泉壤之誠使誦其遺編者惠蘭生於齒牙聞其餘烈者霜雪凜於毛骨不可以法乎二氏之教律之以
 孔孟之旨則楊墨之流也然自漢以迄六朝而其說大盛流弊至於今日不知者遂謂三教並行於世矣夫二氏豈
 得與孔孟並乎第謂六經之外無復妙理儒教之外無復異人則天地生物但當生其大常無奇如水寒火熱不然
 石堅者而已矣何以復生溫泉寒火不燼之木溫柔之玉也哉乃知天地以正氣生聖人以持世又以其間氣生異
 人以佐世其清虛恬澹之風瑋異卓絕之行亦足以振起流俗破醒迷情似不妨閒錄之以存正道之別派支流也
 溫公又以為子不語怪故凡事涉神異悉刪而不錄愚以為怪之興也必有所由神降於莘石言於晉未必非有國
 者之炯鑒况天下之至怪何必非天下之至常乎天際之國碧落有痕龍宮寺黃垓有叻是天地之怪而常者也
 泰山之井夜半見日東海之蜃空裏噓樓是山海之怪而常者也石脾入水乾而出水濕獨活有風靜而無風搖是
 物理之怪而常者也怪亦何足怪乎故余亦偶取而補之要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渥薄則觀風於野
 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節欲脩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論事者因其宏綱以詳其委曲談文者因其大意以采其
 菁華人無隱顯道隆者為師行無奇平濟物者為尚丈夫而婦女可醜也婦女而丈夫可學也遊於方之內者吾以
 觀其禮焉遊於方之外者吾以觀其意焉則何人非吾師何事非吾資哉或又進而問曰昔溫公之為是書也朝廷
 借以御府秘書又天下有藏異書者官為借之故溫公得以窮搜博采以成千古大觀而子乃欲以空虛之腹續而
 補之不猶嫌泰山之卑撮土以益其高訝滄海之隘勺水以增其廣乎余謝曰誠哉子言也然愚以為學古者當以
 十七史為宗余竊不自揣欲將十七史之未盡補通鑑之偶遺使有志之士人人得睹全史之大概於是一句一字
 搜括剔取擇其宜錄而未盡錄者補苴成編以俟後學雖不能盡錄千古之人與千古之事然其人之不可不識與
 事之不可不知者略已收之幾盡矣而子何疑乎且編年之書始於左氏紀傳之體闢自馬遷二者異製而同功此
 論古者所不可偏廢也使有紀傳而無編年則人自為局家自為方一世之事幾於散碎而無紀自邱明傳春秋以

年月為經人事為緯而後一世方成一統有編年而無紀傳則行或雜見言或雜鳴一人之事亦幾於散碎而無紀
自子長作史記帝自為紀臣自為傳而後一人自成一家今通鑑之編年既已踵左氏而大暢其風矣余又撮取古
人之遺芳逆美足以寓人之生韻者或於其進身之始或於其謝事之年或於其薨卒之日略敘其生平以倣子長
之例使一書之中編年立傳若兩備其體焉然采取不可太繁纂輯不可太雜故於十七史之中不欲使之多遺於
十七史之外不欲使之多贅也然非敢好翻古人之局以為名高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蓋余之初心不過標寫所
未備於刻本之首使子孫得見通鑑之外尚有遺文逸事如許耳迨補至西漢之末及魏晉六朝之間見其中奇節
卓行之士不可勝數言與事既泯滅不傳姓與名亦湮沒不著若宇宙間本無是人者然不亦悲乎今人為八股文
字所囿而博古之學廢所恃為後學津梁者溫公此書耳乃猶多所闕略遂使無數賢豪君子皆寢卧於十七史中
但飽蠹魚之腹而不得一開生面是古人之不幸也余今幸而得見之乃復私藏為一家之秘是古人之罪人也且
余既明見此書之尚有未備而不為拾遺補闕是又溫公之罪人也遂重立凡例細分科條詳為簡勘繕寫成陟發
端於萬歷之乙卯小成於崇禎之庚午又第十年之心力以改輯之二十餘年之中食自三餐而外寢自一覺而後
精神無他用也夏以油紙藉臂而書汗自頂至踵不暇扇也冬則硯凍未融必火烘日暝而書之不敢輟也余豈好
勞而為此哉既有大不得已者驅而迫之於內且欲求為溫公之忠臣耳尸子不云乎屠人割肉則知牛少長弓人
撈筋則知牛少長雕人裁骨則知牛少長若以此問聖人聖人豈能知之夫聖人之不知固不以是貶聖然豈可謂
屠人弓人雕人之知不足以補聖人所未知哉余若使余與溫公比德幫功與劉范諸君子程能較藝余何敢望其
後塵至若因其成書而拾其偶闕補成大觀使病十七史之浩瀚者樂通鑑之簡嚴而病通鑑之闕略者又樂余之
補正雖溫公復起或不遂進之門牆之外矣客以是罪余余曷敢辭乃余所懼則有之昔溫公奉詔編集置局崇文
院得自選官屬一時英俊如劉攽劉恕祖禹趙君錫輩皆博學洽聞識該古今之士也而盡為之佐乃溫公進通

鑑表猶云臣骸骨瘞瘡目昏視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臣之精力盡於此書況余孱劣無助惟一談子允厚佐余參較他書考訂同異然以二人之手目綜理一工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崇禎甲申宋元續編亦復告竣又益以四百八十二年共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之譜牒不亦難乎余談子久困於病獨幼子恆分典校閱而訂正之功尚有待於明達飽學之君子前程如海茫乎未有涯涘而余髮已種種矣此余之所以撫編長歎也況此書未就憂在難成此書既成又憂在難守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一難守也盜賊兵戈水火之不可防二難守也上官有力者之借觀三者之中倘有一焉余三十年之苦心盡付之東流矣余既貪士繕寫成帙所費不貲蓋已羅雀掘鼠剝膚及膏矣鐫刻豈所敢謀凡有斯文之任者余不能無望焉

崇禎十有七年歲在甲申九月朔古畷嚴衍永思父書於翠竹溪亭

資治通鑑補後序

甚矣古人之書未易增損也。古人以絕人之才，絕人之學，絕人之識，又集天下有才、有學、有識之士，積年月而後成。後之人不及古人萬一，欲補輯而整頓之，不亦難乎？雖然，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尺未必無所短寸，寸未必無所長。倘藉先賢九仞之基，後學一簣之效，使偶遺者獲全，偶錯者獲正，未必非作者之功臣也。嘗上下作述之林，而一為論列纂輯之事，與著作不同。編年之書與紀傳有異，著作者出一人，獨得之見以自成一言之言，則規裁易定，纂輯者集百家雜出之文，以網羅百代之事，則筆削難施。紀傳者止勒一帝之事，止換一臣之行，前後大略合符，彼此不相矛盾。編年者襍天下之物於一歲之中，彙羣倫之德於一日之內，條貫既難，井井同異又易紛紛。然則著書固莫難於纂輯，纂輯尤莫難於編年也。間舉其病大槩有七：紀事必提其要，固無取於繁稱纂言，必鉤其元誠，宜則其無蔓然而事或太刪，則委曲未盡，甚而前後不相應者有之；言或太節，則氣脈不舒，甚而上下不相蒙者有之。厥病曰漏，疊牀架屋，不增百室之觀，附贅懸疣，祇益五官之醜。如一帙之中文，已特見易卷之後，事復重書，後先莫據，去取奚從。厥病曰複，四時之序，先春夏於秋冬，五行之令，次金水於木火，作史者紀年紀月，既列于支，則序事者孰後孰先，當詳時日，倘今歲之詔策移之來歲，或他年之案牘置之昔年，申居乙後，癸列壬前，厥病曰紊。紊有功而賜姓，乃漢唐之弊，習避諱而更名，誠臣子之至情，然未賜已賜，莫劉必須畫一，已更未更，匡光例當定，稱間有張李互見，甲乙迭書，使讀者南北紛歧，東西眩瞀，厥病曰襍。指鹿而謂為馬，三尺童子莫之信也；見螭而疑為蜥，號稱博雅，猶不免焉。魯魚亥豕，其為稽古家之累，豈淺鮮哉！自非離校精工，將有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謬者。厥病曰誤，訂偽因貴闕疑，徵文亦由信古。孔刪書而不刪漂杵之事，孟好譬而不譬謬蓋之言，是於情理之變，猶且存而不刊，況乃聞見之常，豈得削而不錄，倘逞其臆見，斷以獨裁，漫從而抹殺之，曰某事不足取，某言不足信，殆非夏五傳疑之意也。厥病曰執，伯夷不為盜柳下不為淫，豈顧問哉？乃或因裨官之浪載而不審其事之有無，即堅執史氏之漫傳而不核其